

有一名男子承認
河是他最初的戀人

與河對話

吳敏顯 著

與河對話——詩文之美(80)

作者：吳敏瑄
發行人：程顯麟
總監：林蔚穎
總策劃：顏崑陽
編務主任：呂月玉
編審：張榮森
美術編輯：陳建廷

發行所：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話：(02)705-5302・703-1828

印刷：躍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虹宇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79年7月出版

劃撥帳戶：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0788033-5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叁玖貳捌號

總經銷：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
服務電話：(02)394-4854・393-8109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交換
著作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

定價：新台幣 130 元

ISBN 957-622-041-6

與
河
對
話

目錄

開著櫻花的那一家／張曉風 6

卷一 河說

河口 10

與河對話 19

此時彼時 30

支流 39

水圳彎彎 42

只有河水靜靜流 48

潭邊 53

秋天緣溪行 56

卷二 城說

媽祖宮的籤詩	62
一路楓香樹	73
山村夢境	77
飛有喜鵲的城鎮	82
舊橋暮色	88
在郊外迷路	90
雙連埤筆記	94
濱海行	98
櫻花院子	100
睡蓮	105
茄冬樹上看街景	108
夜市的猴子	112

卷三 草蟲說

馬纓丹	120
蝴蝶小徑	123
烏鬼菜	128
蟋蟀	131
雨聲蛙鳴俱入夢	133
歲朝清供	136
拜山	140
松林	142
陽光	144
雲霧棋局	146
雨中行	148
山境	151

寒夜

..... 154

脚印

..... 157

爬上鷺石尖

..... 160

候鳥

..... 164

開著櫻花的那一家

——序吳敏顯的散文集「與河對話」

我注意到他的名字，一次半次的，安安靜靜的，在報紙一角。他的名字叫吳敏顯，我想前面那個「敏」字倒是對的，他的散文細緻敏銳，是那種對大地婉轉情深處而生的細緻；但「顯」字則未必，他的文章總謙虛的、退避的站在一邊，刻意的不肯太顯眼，彷彿怕太炫眼會嚇到人似的。

有一次，我應邀去宜蘭演講，翌日清晨，敏顯來帶我去看一處「自渡」渡口。早晨的陽光照在河面上，四下寂然，野渡無人，小舟橫在渡口，河上橫跨一繩，任渡者沿著繩子把自己在彼岸與此岸之間，拉來扯去。

在那奇異安靜的早晨，我望著這「自渡」的渡口，覺得其間有無限清趣和禪意，想人生也是如此吧，除了自渡，誰又能來渡你呢？

敏顯的散文是否亦當作如是觀？在宜蘭郊區，在一處不爲人熟知的渡口，他是自渡河口的自渡人。而經由他的自渡，他讓他人也看到了這番自渡的歷程。

我這樣說，不知有沒有誤導，讓人以爲敏顯是恬淡自足的出世人，其實他另有一份古道心腸，對大地依戀，對鄉土執著，對人情懷舊，於生活中每一涓滴皆有其虔誠。敏顯移一樹櫻花，在自己宜蘭家中的院子裡，冬日朋友來訪，他便提醒道：「我們住在院子裡有櫻花的那一家。」

尋常巷陌，只因一樹灼然的紅櫻，便自不同。其實敏顯自己也就是心頭常燃一蓬朱色烈焰的人。

敏顯寫得少，幾年來才收成本「與河對話」的散文集。——祝福敏顯妮妮的聲音，願他不斷把來自河，來自小城，來自山川草木的聲音，一一傳譯給我們聽。

張曉風

很多年以前，石順伯擁有一支木壳船隊，在河上走起來浩浩蕩蕩的，讓岸邊站在的孩子目不暇給。

那時節，唐山來的大船底那些壓艙石板，還不夠鋪成一條由鄉間到市區的路時，石順伯的木壳船隊，可是浩浩蕩蕩，真真風光了好些年。

木船沿河載滿滿的甘蔗，或一色色堆得像小山的鎗米，用竹竿撐到市區的糖廠和碾米間；回頭順流再運油漆布匹，還有胭脂花粉。撐船的滿身汗水，卻不忘拉門噪門，接受笑裏刀或宜蘭英仔，痛痛快快的唱一段歌仔戲。

後來，馬路鋪好了，牛車成隊，石順伯的木船艘艘擱淺，再也散不出那股甜蜜蜜的蔗香。

卷一

河

說

河口

渡船

宜蘭河過了吊橋頭，就被竹林牽著往少有住家的田野間浪蕩去。

河水常映現深潭般的墨綠，流在那幽深的竹蔭下，水面上會泛著一層神秘的亮光，如真似幻，讓人心生幾分莫名的畏懼。

我總是避過這一段河道，繞遠路到老渡頭去攔截。在那接近河口的地方，有一艘牽著纜繩的木殼船，可以來回橫渡，載村人到對岸的田園耕種。我沒有田地，只喜歡偷閒坐在渡船上，從此岸過河到對岸，再由對岸回到此岸，聽河水咕嚕咕嚕的拍打著船肚子。

老木船在任何時刻，都像是剛剛吃下幾大碗飯菜，喝下一鍋蘿蔔湯，外加兩瓶老紅露的模樣，心滿意足的鼓凸著肚子，任人拍撫嘲弄。

也有一些不是到對岸耕作，更不是和我一般蠢蠢的坐船渡著好玩的。他們

開車從街上攜來釣具，搭船到對岸美福大排的閘門附近垂釣。

幾十年前，這渡船曾經由一個老人管理，老人過世時交給他兒子接手。當我知道有這麼一個渡頭時，船已由老人的小孫女看管。這個小女孩家就住在渡頭不遠的廟旁，她是眾姐妹中的老么。村裡規定，外地人每人每渡一趟應繳五元，用來支應更換新纜繩和修船，這錢須由小女孩向乘客收取。

坐渡船，原只有這麼簡單的規矩。未料，這樣的規矩竟使千元大鈔風行一時。因為小女孩實在無法找給每個人九百九十五元，那些釣客身上帶著一張千元大鈔，只須掏出在小女孩面前晃一晃，無異是免費搭船的證件，到對岸如此，回程也是。

很久以來，沒有看到小女孩幫人拉纜橫渡了，坐船的人理所當然免費把船拉過來渡過去的，而每回我還是不免想起那些千元大鈔的故事。

我喜歡帶朋友到老渡頭，河水平穩時，我充當擺渡的舟子；河水漲急時，只能要朋友們站在岸邊，看那木紋斑剝的老渡船，躺在水裡像個忘了憂愁的醉漢。

你想知道什麼呢？你已知道什麼呢？

每一次，我都會看到河裡的小浪花，不停的拍打著老渡船的肚子，不停的拍打著河岸，有如伸手叩響門板，嘴裡還這麼咕嚕咕嚕的嘮叨。實在弄不清楚那浪花是對著老木船發問，還是朝著我出題目。

歌手

順著渡頭往下游走。河面越來越開闊，水波也越盪越厲害。總以為已經到了河口，但它似乎還有一些距離。

有一座貼滿磁磚的小廟，蓋在堤防的尾端。從堤防一路過來，彷彿正緊攏著條滾花的粗麻繩，一條手臂一條手臂的迎向前去，結果麻繩末端竟然是打了一團小球般的結，繩結裡綁著一束人造花。

在如此一條長長的堤防，突然以一座收埋著無主屍骨的小廟做終點，這般結局的確讓人意外。若依寫文章者的說法，它應當是——一行詩的句點。

好在風景似乎未就此罷手，河水也未停止流動。它仍然像一首大家熟悉的

古老情歌，以時而溫馨又時而哀怨的調子，朝前悠悠流去。

河岸邊的芒草，一齊搖著滿頭的白髮和音。看來，不僅河是個唱歌的能手，連天地也是。

整個天地是一個碩大無比的老巨人，他低下頭來，從滿臉皺紋的臉上，張著醉醺醺的眼瞳，用缺了門牙的嘴，慢慢的，慢慢的吟唱。

少年

有艘用粗大的塑膠管拼成的筏子，載著七、八個少年在河裡兜著。

筏子中間的馬達，由一名穿短褲的男子操縱著，少年們都喊他老師。

這名在冷風中穿著短褲，衣服也穿得很單薄的老師，有時把機器的事交給靠近身邊的少年照管，然後雙手拎起網具，放手向河水中撒開去，每回起網的時刻，大家不約而同的安靜下來，但只要一見網裡有魚兒掙扎，便又喧鬧不已。

下河網魚想是臨時起意的，一大群孩子全都穿著長褲捲起褲管玩，有些還把脫下的襪子塞在口袋裡，手上則未帶任何可以裝魚的器具。當他們上岸時，

我看到有幾個少年把網到的魚抓在手裡，抓著那修長銀亮的烏仔魚，就像持著一把鋒利的匕首，很英勇的樣子；抓著灰黑的吳郭魚，雖不顯眼，卻也神氣十足。

抓魚的少年，不時把魚抓到水邊，連手帶魚去浸浸水，意思是讓魚維持活命。

這種用手抓魚的情景，我曾經在歷史畫冊上見過，很多老祖宗都是這種抓法，直到後來才曉得用柳條樹枝穿鰓，才曉得用竹簍。

孩子的遊戲，很多竟然和老祖宗有相同的模樣。更神奇的是，有的孩子還能一手抓著魚，一手把著腳踏車龍頭，自在的在路面狹窄的堤防上急馳。

面具

下了廟後的矮台階，等於走下河灘，應當也算到了海的沙灘。

河水繼續向東湧進，海水漲潮的時候河水才會被攆著往回跑。越到河口，才見河水越像群聚的頑童。看看他們在眼前晃盪，突然又刁鑽的從腋下欸的一

聲溜了過去，海水每次張開雙臂向前撲，總是撲個空。

河口本是最多魚，最多鳥；這幾年，最多的卻是垃圾。

街上的人穿什麼衣服鞋襪，喝什麼樣的飲料，吃什麼樣的零嘴，坐什麼樣的座椅，用什麼樣的洗髮精或化妝品……，在河口，都可以找到答案。

街上的人把不要的東西，順手丟在排水溝裡，排水溝流進水圳，水圳向溪河匯聚，溪河把所有垃圾送到河口。海水漲潮的時候，垃圾被湧上沙灘，海水退回去，垃圾卻在沙灘上定居。

野草、垃圾，為河口沙灘戴上一張青面獠牙的面具，一張使很多人認不得風景是什麼模樣的面具。

邊界

風吹草低見垃圾。只要能看到一點乾淨的沙灘，彷彿就是發現了新生地。

我到的時候，也許正逢退潮，在這河海交接的沙灘，貼著水邊走，竟然有一路三、四公尺寬的乾淨地帶，濕濕的黑色沙灘上，沒有垃圾，沒有貝殼，沒